

那些年,我们读错的《诗经》

著名诗人赵缺推出新书,挑错诗经翻译经典范本

“赵缺不是诗人、不是学者,他只是一个玩诗词、玩《诗经》、玩国学的市井之徒!他有什么资格对国学经典说三道四?”从2013年11月开始,网上有一本新书突然火了起来——《那些年,我们读错的诗经》。作者赵缺经过分析、考证,明确指出: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并非男女之间的誓言,而是男人之间的约定。“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”并非表达思念之情,而是在说两人一天不见,关系就已疏远。“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中的伊人,并非美女,而是老翁……

赵缺,字无咎,当代著名诗人,兼工辞赋、骈文、古文、白话文。倡导新风创作,并提出“诗词四化”(时代化、精品化、大众化、市场化)、“大乘诗词”、“时尚诗词”、“娱乐诗词”、“国学策划”等概念。赵缺非常注重文艺技巧,甚至认为技巧比内涵、意境更为重要。

这些解读颠覆了我们所理解的《诗经》

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这是《诗经》里知名度最高的句子。今人流行的解释是,这是一个小伙子写给一位身材苗条的漂亮女孩的情书。但据赵缺考证,“好”读上声(hǎo),“逑”通“仇”,原义为“怨偶”(据《春秋左传》“佳偶曰妃,怨偶曰仇”)。一位穷“屌丝”苦恋“白富美”(“淑女”),求而不得,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“淑女”在“君子”的华丽攻势之下,最终成为一对“怨偶”。所以,赵缺认为,整首诗不是甜蜜的情书,而是充满自伤自怜的哀怨之作。他还发出感叹,“金钱、权力不能换取爱情,却能营造浪漫,而浪漫则是爱情的催化剂。自古以来,一直如此,呜呼哀哉!”

“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这组古老的经典诗句,不管是在婚礼上,还是在古典言情剧中,出现率都非常高。不过,如果赵缺告诉我们,这句话并不是指男女之间美好的契约,而是两个男人的恩怨,甚至还有“断袖之癖”的嫌疑。据赵缺考证,在先秦时期,“子”作为一种含有敬意的美称,略似于后世的“先生”、“您”,在古代男尊女卑的时代,普通人一般只会称妻子为“汝”或者“尔”,绝无可能在山盟海誓的时候突然客气起来,无缘无故,称妻子为“子”。于是赵缺认可这样的解释,这首诗是在一场古代战争中,“战士甲与战士乙牵手立约,希望彼此扶助,保住性命,平安到老。但是战士甲不守承诺,甩掉了战士乙,不管乙的死活。因此,满怀悲愤的乙,写了此诗。”在此解释的基础上,赵缺发出自己的质疑,“两个男人没事手牵着手,还要一直到老”,恐怕不只是朋友的关系。

“一日不见,如隔三秋”并不是说两个人的互相依恋之深,而是表示两人一天不见,关系便已疏远。而“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中的“伊人”,并不是“美眉”,而是“渭水边钓鱼的大周功臣姜太公”。

赵缺出新书,挑错诗经

笔者:“《诗经》的译本众多,但就连最权威的《诗经传》、《毛诗正义》也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。”著名诗人赵缺的新书于去年10月出版,这本书将针对他

认为过去一些经典范本翻译不正确的诗句,做出纠正。同时这是本贴近时代的好书。

“‘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’,‘窈窕’二字与‘苗条’毫无关

系。‘好逑’的‘好’念上声,不念去声!”“‘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’,并非男女之间的誓言,而是男人之间的约定!”……这些《诗经》当中的经典名句,可

能又有新的解释。在接受笔者采访时,著名诗人赵缺说名为《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》的新书,针对他认为翻译不正确的诗句,做出纠正。

错误译本泛滥,无法推荐只好自己写

尽管《诗经》的译本众多,用字遣词都不尽相同,但总的基本上都以《诗经传》、《毛诗正义》等为范本,再延伸而来。不过在赵缺看来,《诗经传》和《毛诗正义》也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:“比如‘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’这句,《诗经传》就说是夫妻之间的约定,而《毛诗正义》则说是两个士兵之间的约定。‘子’在这里没有老婆的意

思,主要指男子,或者有地位的人,所以我们最通常说的意思是说不通的。但《毛诗正义》也有问题,为什么是两个男的拉手?这是我当初读的时候,自己都很困惑,究竟谁的正确。”

赵缺之所以决定出版《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》,是因为当他帮朋友推荐《诗经》译本时,发现没有一部可以用:“我几年前把市面上的译本几

乎看完了,发现全部翻译得非常可笑。比如《卫风·有狐》,里面这个‘裳’字,古代人是读‘chang’,主要指下身,有的译本直接翻译成衣服,或者翻译得非常恶俗。如果以100分计,当时我读的估计也就30分。”

而为了这本书,赵缺从2010年开始准备,除了靠自己从小读书的累积外,前后写了3个版本:“我是先按照《诗经

传》来翻译,但发现在一些细节上无法成立,或者朱熹自己也回避了一些字、词的翻译。之后我又按照《毛诗正义》翻了一遍,当中的注解严谨很多,但同样是这个问题,他当中政治意味太浓厚。最后第三版,是我完全推翻了前两版,根据我自己的理解,包括平时大面积的阅读,最后综合翻译出来,就是做到尽量贴近原来的意思。”

行文轻松接地气,不怕同行骂嘴仗

从新书的名字来看,尽管讲的是《诗经》,不过却跟流行元素做了结合,赵缺笑着说:“的确不希望说教,而是轻松阅读。说到四书五经,第一感觉就是枯燥,但古人写这个就是一种生活的愉悦。这次我也在行文上非常娱乐,只要是初中以上的小孩都看得懂,把读书变成一件轻松的事,绝对不说教。”

赵缺说因为他自己是诗人,同时花了很多时间研究《诗经》,这次才决定纠正一些错误。不过古诗理解似乎都是见仁见智,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,是否会

担心此书会惹来同行争议,赵缺说早就想到了:“我担心的其实是打破一些人的饭碗,比如现在有人打着《诗经》学者的名号,到处演讲,但一知半解。我觉得肯定会遭到一些人的谩骂,但我不会回应。因为在书里我已经列明了我为什么会这么翻译,每个人阅读范围不同,理解当然会不同。而且

互相争执最后也不会有结果,所以即使发生这种情况,我也不会作回应。”

而对于喜欢《诗经》的朋友,赵缺也给出自己的建议:“我还是建议大家多看古代的译本,比如《毛诗正义》,因为离的时间越近,就有可能越接近原作者的意思。”

《那些年,我们读错的诗经》

作者: 赵缺

出版社: 广东旅游出版社

出版年: 2013年12月1日

被误读的《诗经》:“执子之手”是男人约定?

笔者:谈谈你写《那些年,我们读错的诗经》这本书的过程吧。

赵缺:前后我写过3个版本。我先按照《诗集传》来翻译,但发现一些解释,或者在细节上无法成立,或者朱熹自己也回避了一些词、句的注解。之后我又按照《毛诗正义》译了一遍,当中的注解严谨很多,但同样存在问题,其中政治意味太浓厚。最后第三版,是我完全推翻了前两版,根据我自己的理解,结合平时大面积的阅读,详加考证,最后综合解读出来,希望能尽量贴近《诗经》原本的意思。

笔者:您说您看了近几十年来市面上对《诗经》比较流行或者比较权威的几十种版本,“发现全部翻译得非常可笑”。为什么《诗经》这本大众熟识度如此之高的经典,却没有一本靠谱的白话文注释本?

赵缺:在我看来,当今大学的教授几乎都不太懂《诗经》的内涵。无论他们怎么研究、怎么努力,都是缘木求鱼。某些“文化精英”,或为了迎合时势之需要,或为了成就一己之声名,往往会肆意地践踏经典、歪解《诗经》。名校学子、名师传人捧着谬误百出的教材,研习一辈子,也不可能读懂《诗经》。

笔者:您对《诗经》的研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受到谁的启蒙?您又如何保证您的解读是正确的?

赵缺:作为一个诗人,我自然很早就开始阅读《诗经》了。上中学时,我就读过朱熹的《诗集传》。我没有启蒙老师,我读诗、写诗,纯粹出于个人爱好。我虽然没上过大学、没拜过老师,但是读过的经传倒也不少。同时,我又是诗人、骈文家,平时就特别注意汉字的意义、用法,故而,我具备正解《诗经》的能力。我当然不能保证我所有的解读全都准确无误,不过,我可以保证,我的解读比当前任何一种解读都更接近《诗经》的原义。“在娱乐的过程中,获取纯正的国学知识”

笔者:为什么会选择采用显得比较“娱乐”的通俗风格,去表达你解读《诗经》的观点?

赵缺:我前面已经说过,国学对我而言,原本就是一种娱乐。我认为,娱乐化是复兴国学的唯一出路。因此,我一直力求令读者在娱乐的过程中,获取纯正的国学知识。《诗经》其实挺好玩的。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一起“玩”《诗经》,爱《诗经》,“娱乐”《诗经》,最终读懂《诗经》。

笔者:除了《诗经》,您

还会注释别的经典著作吗?就像《那些年,我们读错的诗经》这样的形式?

赵缺:目前是有这种计划。接下来,我还想写三本书:一、《离骚:一个自恋者的绝唱》;二、《孝经:国学入门第一课》;三、《春秋公羊传:我们其实是文盲》。其中,《离骚:一个自恋者的绝唱》的风格也许会类似《那些年,我们读错的诗经》。今人对于《离骚》、对于屈原存在着很大的误解。《离骚》的开篇“帝高阳之苗

裔兮,朕皇考曰伯庸”,我用大白话翻译出来之后,感觉和“我爸是李刚”异曲同工。这是很搞笑的,这类笑点在《离骚》中屡见不鲜。写出来之后,大家一定爱看。至于《孝经,国学入门第一课》则是一部很严肃的作品。“孝”是中华精神的核心,是中国人的集体信仰。《孝经》是绝对不能拿来娱乐的。

